

ПЕРВАЯ ДРЕМЛА О МОСКВЕ

赫断莫斯科

苏振清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прерванный сон о москве

梦断莫斯科

(又名：告诉你一个真莫斯科)

苏振清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张爱乡 闻树国

封面设计：大 鹏

梦断莫斯科

苏振清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）

山东德州新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10.5 插页2 字数 243000 字

1996年3月第1版 1996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

ISBN 7-5306-2256-0/I · 2008 定价：14.80 元

谨以此书献给

陈荒煤先生与叶·亿·莫尔恰诺娃女士

——作者

雪野无际，月色如洗，
家乡的土地盖上了尸衣。
白桦树披着孝在林中哭泣，
谁死在此地？莫非我自己？

——叶赛宁《田园诗》

目 录

一、为了那遥远的爱，为了那梦中的恋情，林云祥怀着一颗炽热的激情，踏上去莫斯科的列车。然而迎接他的既不是恋人英莲的热吻，也不是表姐的亲情，而是莫斯科的严寒与冷漠，黑社会的暴力与抢劫。
..... (1)

二、当林云祥躺在冰雪的荒野上，痛苦地呼唤表姐时，而表姐申芳却和原“克格勃”身份的副教授苏卡乔夫躺在床上尽情地狂爱着。对男人，她的最宝贵的贞节可以给他，为了私欲，她也会在温柔中获得一份欢心，在性爱中品尝一份快乐..... (19)

三、在冬妮娅一家人的精心救护下，云祥死而复生。当他睁眼见到冬妮娅的女儿娜达莎时不禁被她的美貌而打动，这么小的嘴，这么纤的凸鼻梁，这么秀气的蓝眼睛，它们像在恳求；它们表示信任，它们又像是追问；它们又表示深沉的服从.....在这种目光瞥到的地方，很少不惹起连绵的梦想。..... (30)

四、在娜达莎精心而又温情的护理下，云祥的病刚好就去寻找他的恋人英莲，表姐申芳。他身无分文，

独自发愁时，娜达莎出现在他面前，她用尽了温柔，拥抱着他，把头紧紧地靠在他的肩上。他也情不自禁的搂住了她那纤细的腰，他感觉到了她身驱柔软的曲线和那富有弹性的胸脯，同时也听到她那心脏快速的跳动声。她勾住云祥的脖子，慢慢的闭上眼睛，把嘴唇凑过去，满怀激情的吻着她……云祥见到了昔日青梅竹马的恋人英莲，可她却投入了别人的怀抱。……

..... (43)

五、云祥在寻找表姐的路途中，邂逅了一位从哈尔滨来莫斯科寻找以往恋人的姑娘沈惠琴，可她的男友田永新却不见她，而和别的野女人鬼混在一起。云祥找到太平洋公司，惊奇地听到“……我这是康玛斯，不同于你手底下那群肉做的俄罗斯姑娘，衣履风流，星光熠熠的一夜。我即要给国内有个甜枣核儿吃，我自己也得喝点甜枣汁儿吧！不然，谁跑到莫斯科来受洋罪哩……”。原来是田永新与戴老板在做坑害国家的一笔肮脏的交易。..... (59)

六、戴老板在风云变幻的莫斯科市场上，打着国营公司的招牌，搞自己的“自留地”。当他看到风情种种的申芳时，心想这么个漂亮的女人怎么像膏药似地粘在自己身上呢？这么小的嘴，这么纤的鼻梁，这么秀气的眼睛，真诱人呐……若要她上了他的床，那娇嗲的温情劲儿，足以令他魂不守舍地飘飘成仙……

..... (80)

七、第一次下海的经历——罪恶的莫斯科！强盗的莫斯科。枪声，呐喊声，救命声，风雪的吼叫声，云祥觉得紧张起来。他用力地撑住身子……只要把左手的行李车丢掉，就能顺利地站立起来。但他不能，一想到那位心底善良的朱虹，他的左手就握得很紧很紧，他觉得那行李车如同信物一般，那是姑娘的一颗心。……………（92）

八、云祥刚刚从强盗及病痛中的阴影解脱出来，又陷入了母女同时爱上他的苦脑。

娜达莎的母亲冬妮娅，曾经是个严守贞操而又温柔的女人，可是自从她的丈夫被别的女人抢走后，冬妮娅就开始走向坠落……她试探的去找过男人，每个星期到那个男人家去过夜，也消魂过，也放纵过，也疯狂地满足那男人提出的各种要求……她被弄得精疲力尽，还要倒贴给那个男人的营养费。

娜达莎依偎在林云祥的怀里，她的鼻尖对着他的鼻尖，含情脉脉地盯着林云祥。他像是被勾了魂似的，全身滚烫，激动的脸上泛红。娜达莎退下她的睡衣，袒露出她那白晰的肉体，然后就等，闭着眼的等，等她心上人，像饿狼般的扑上来。接着她的肉体便自动的颤抖起来，着急地喊着，就像鼓励加油那样，喘着粗气、呻吟着、痛苦的叫着：“林，你心里一定骂我们下贱吧，骂我们浪吧，骂我们纵欲吧，但恰恰是性苦闷造成的。你们中国，许多男人愁找不到女人，打光棍

吧。而我们呢？许多女人一生也许不碰不着男人，就孤独的死去了。”……………（103）

九、“苍蝇和哑巴的对话”必然会使经济混乱。

“这他娘的莫斯科，什么都不随我意，就是这儿的姑娘，长得个个漂亮，他妈的一个赛一个的，我他妈的一见，心里就痒痒……你才是个大傻×，这的姑娘不像咱中国，她勾搭你，你就抱她上床，你如果拒绝和她干那种事儿，在中国你是好人，在他妈的莫斯科，你可是一个没有能耐的男人啦……”……………（128）

十、云祥为了沈惠琴，去寻找田永新，来到了夜总会，里面传出了中国人的呐喊声。林云祥被一俄妓领到酒吧，云雾漂浮，肉体颤动，点点红点随着乐感在舞妓的胸前上下跳跃，狂扭的臀部，撩来自东方官员的春心……突然田永新露面了，林云祥在酒精的作用下，又一次进入田的圈套。18岁的俄国姑娘，为了前途用肉体…………………（148）

十一、一个痴情的女子追到了莫斯科，那男人却冷落她；另一个男人也追到了莫斯科，那女人却另有新欢。在这寒冷之夜，林云祥和梁惠琴搂抱在了一起。但是他们分别了。列车带着梁惠琴的哭声；带着林云祥的感情；带着英莲的困惑慌乱的心；驶出莫斯科，驶向思念的祖国。……………（170）

十二、“……另外的一种洗你，是用肉体来捣毁你。”这是娜达莎对林云祥的忠告，林云祥用情人般的

粗鲁而又亲昵的方式把她拉到怀里想吻，但他胆怯了，倒是姑娘热辣辣的嘴唇吻了他。娜达莎哭着说：“这些日子，我的心时时刻刻惦念着你，有时梦中哭起来，呼唤你的名字。”……………（186）

十三、朱虹那敏捷的才思，运筹得体的胸怀，缜密判断的头脑，胜于绣花枕头般的美人，又无愧于心。云祥的心激动的几乎跳了出来，他什么也不顾及了，双手抱住了朱虹，把她紧紧地拦在怀，两颗心紧紧的扑通扑通地跳着。这个“丑女”凭着自己的才华与善良得到了云祥的感情。……………（201）

十四、强盗尤拉·斯卡金和一伙带着面罩的黑影冲了进来，带着冲锋枪，饿狼般地对准了云祥，如果不是刚才女老板杜丽西涅娅在电话中说随便让他们抢吧，云祥非得和他们拚了。

瓦留达的眼睛总是盯着云祥的房间，这下可把冬妮娅吓坏了，因为她怕引狼入室，怕那一屋子的防寒服被抢劫了，她怕女儿的心上人，叫她那见了男人就走不动的表妹给诱骗了去……。（213）

十五、云祥思念着娜达莎，想起她那温柔的身体，湿润而又温馨的嘴唇以及和她在一起的时钩魂魄的性爱……

他又想起了瓦留达向他淫荡的微笑，敞开的胸口，露出白净而瘦削的肩膀和小小的乳房。“林——过来呀！”

他又想起了瓦留达和小胡子姘居的那夜晚……

他又想起了田永新向他讲述那种种非人道的遭遇。…………… (229)

十六、两个同样命运的女人深深的爱着同一个政治上犯了错误的“流放者”。

女人，她不是绣花枕头；女人是什么？是脆弱男人的主心骨，是男人心中的绚丽的花朵；是协助男人攀登的阶梯，是耕耘男人心田的一头牛啊！……………

…………… (245)

十七、娜达莎再也不避人了，她紧紧地和这位中国小伙子靠在了一起，她喜欢让林云祥的手轻轻地拦住她那纤细而温柔的腰，让他那宽阔的胸膛紧贴她那平静的起伏的胸脯，她会像俄罗斯姑娘对待俄罗斯小伙子那样，用碧蓝碧蓝的眼睛，细细地在林云祥脸上扫描，眼睛对着眼睛，目光里他们在交流、谈心、说笑，她会用阵阵秋波，荡漾着他的眉梢、眼窝、脸蛋儿、面颊、美丽的下巴颊儿，以及那美丽的小虎牙和微笑时旋出的两个小酒窝儿，娜达莎搂住了云祥的脖子，把脸蛋儿靠过去，眼泪还是止不住的流了下来，吻了他一下说：“从今以后，我就是你的人啦……”

他们用东方的古老方式决定了自己一生的命运。

…………… (259)

十八、云祥哪里懂得“丑女”——朱虹的心。英莲在国内做完人工流产后，又回到莫斯科，拿钥匙撬

开锁推开门，那个“黑猩猩”怀里却搂着一位金法碧眼的俄罗斯妓女。英莲疯了似的跑了出去。……

…………… (271)

十九、当今世界，出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伟大国家——俄罗斯，双料的总统，双料的部长。

娜达莎自信地吻吻林云祥。慢慢地盯着他的眼睛，幸福地遐想着。…… (291)

二十、别了！莫斯科。

他夜里睡得很香、很沉，不知道在黑暗中有个女人吻过他的脸，搂过他的身子……

告别时，他哭了，哭得很伤心，一直哭得倾倒在她那大腿下，抱住了她的双腿。…… (308)

梦断莫斯科（后记）…… (322)

“天啊！莫斯科怎么下这么大的雪?!”

林云祥趴在车窗前暗暗惊叫起来，虽然他出生在见多识广的天津卫，15岁时，又独自一个人在风雪成灾的呼伦贝尔草原上寻找过姥姥的踪迹，却从未目睹过如此震天动地的情景。

公元1992年12月，俄罗斯总统访问中国的第一天。

黎明时刻，从北京开往莫斯科的第19次国际特别快车，刚刚驶进莫斯科州，在经过波利亚河钢桥之后，霎时间，波罗的海掠来的乌云低低下沉着，翻滚着，狂风裹着冰雹，雪片片袭来，掠过黑森林，拼命地摇曳着枝条柔韧的小白桦树，呼啸着，怒吼着。如同遇到了俄罗斯传说中的夜莺大盗，又像是中国神话中的魔鬼降临了人间。黑压压、白茫茫。冰雹砸在列车的玻璃上，乒乓作响。

火车喘息着时走时停。不多时，莫斯科郊外的别墅群被雪浪淹没了。一幢幢楼房完全消失在混沌和微黑的云雾里，那些矗立云端的金色的、天蓝色的教堂穹顶，顿时溶进茫茫的雪空里，粉蝶般的雪片儿被狂风摔打在车窗上，莫斯科消失在盲点之中了。

车厢内满是包裹行李。甬道里，上铺下铺之间，塞满了

各种彩条包。国际倒爷的行李大的吓人，有的和人一般高，有的如同小集装箱，甬道里，铺位与铺位之间，塞的、码的、吊的，挤义的水泄不通，插脚不下。包厢里如同百货店、服装店；各种型号的皮夹克、羊毛衫、旅游鞋、成箱的打火机、羽绒服、珍珠项链、风雨衣、夹克衫、连衣裙……整个列车，如同流动着的大百货商场。

这是白蓝红三色旗升上克里姆林宫的时代！

这是俄罗斯“休克疗法”不见成效的年代！

这是总统和议会开始争吵不休的迷茫时期！

——中国的商品滚滚而来。

林云祥不愿再躺在1号包厢的上铺，他已经在那儿躺了六天六夜了，窗户被大雪封住了，他便站在甬道里，趴在栏杆上闭目养神。忽然，他觉得背后有人走过，在轻轻触摸他的后背，睁眼一看，一位俄罗斯姑娘在朝他微笑。

“好棒啊！这趟能赚多少钱？”

姑娘向他挑大姆指，用俄语和他搭讪，误把他认为是俄罗斯人。

林云祥连忙有礼貌地让开路，慢慢地瞄了她一眼，微笑着，用生硬的俄语回答：

“не учитьсь за границей。(不，留学)”

“留学，到中国？”

“Не Москва。(不，莫斯科。)”

“Россия-айца。(俄罗斯人吗?)”

“Не китаец-айца。(不，中国人。)”

“Пекин?(北京?)”

“Не Тяньчзинь。(不，天津。)”

“噢，噢，噢！我知道天津。”

俄罗斯姑娘好漂亮好漂亮啊，脸上的肉皮儿粉团团的，真像泻玉一般的白皙柔嫩。

“俄语说得不错呀！谁教的你？”

“不好，妈妈说，我刚刚入门。”

“你特别讨人喜欢，长得和我们俄罗斯小伙子一样，但你很有灵气……”

姑娘神秘地笑了笑，摆摆手走了，一面走，一面回头，碧蓝的眸子里闪着秋波，嘴角留下一串甜甜的笑。

尽管他否认和俄罗斯的关系，但他的身体里毕竟有俄国人的骨血。瞧瞧他的外貌吧，他的身材，他的容颜，他的眼睛，明眼人一瞅就能断定他是一个混血儿，只有混血儿才这么聪明，才长得如此漂亮。26岁的年龄，1米80的身材，棕色的头发，打着自然卷儿，算得上一表人材。一双浅灰色的眼睛闪着光芒。鼓鼻梁，深邃的眼睛，淡淡的眉毛长在眉骨下面，和他母亲一样健壮硬朗，怪不得同学们都叫他费翔二，背后称他妈妈为老毛子，说他是杂交品种的二毛子。

然而，小云祥是位心胸豁达的孩子，听到这种称号，只是淡淡的一笑。如今，他更趋向成熟了，浑身上下透露着坦率，诚挚和对自己的事业不惜以身相求的热情。

“莫斯科要到了，要看好你的包。”

俄罗斯姑娘拎着一个大包又回来了。

“你到哪所大学留学？”

云祥一时答不上来，忙翻通讯录。

“是普希金语言学院吗？”

“不，是管理干部培训学院。”

“培训学院？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柳别尔齐。”

“柳别尔齐？好远啊，需要我帮忙吗？”

姑娘眼睛里水汪汪的，像两眼深井，里面似乎有说不出的深情。

“Спасибо（谢谢）！”

姑娘点着头，嘴角挂着微笑走了。

他看着姑娘走到车厢的尽头，内心里不由地遐想起来，妈妈年轻时也这样吧！也是麦黄色的长发，也是这样白皙的面容，也是这样动人吧。啊，妈妈，你老了，为了儿女，你操碎了心……你怎么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妇人啊？

云祥回到一号包厢，抬头看看自己的两个大旅行袋还在，里面装着 100 件羊毛衫，是妈妈装的。妈妈说，这是你半年的口粮，路上要当心，千万别丢了。

临上国际列车的前一天晚上，云祥看到妈妈的眼里含着一汪浆液。充满着离愁。

“我叫你去留学，一来是为了你有个好前途，二来，也了结我多年来的一件心事……”

妈妈缝着旅行包的破绽，停住了针线，呆呆地看着台灯，眼里的浆液慢慢地流出来。

“到了莫斯科，等就绪了，找个时间，你替我瞧瞧我那外祖父、外祖母，我妈妈他们住过的地方……”

妈擦着泪，咬断了线，开始往旅行包里装毛衣，一面装，一面若有所思地讲自己的身世。

“云祥、云芳，你们都大了，也该知道妈妈的身世了……”

他们俩被妈妈的举动惊呆了，这是兄妹两个第一次看到妈这么哭泣。

“我也算是个弃儿啦……怎么来到这个人世间，又怎么从俄国落到了天津，我都不清楚，养娘，就是你姥姥，啊，住在马场道的你姥姥，其实她是我的养娘……养娘说我，说我……我是被她捡到家里来的……是在小白楼起士林对过的墙子河河沿上捡来的，就是现在的南京路，我小时候，那里是条河。抱到家的时候，养娘说我像个小猫儿似的，还剩下了一口气……”

妈妈把一打毛衣塞进包里，坐在上面压了压，理了理她那麦白色的头发，呆呆地坐在旅行包上。

“解放前养娘家穷，我是喝玉米糊糊长大的，虽然身子骨嫩弱，却深得天津卫大婶大娘们的喜爱，洋娃娃，长得又漂亮，谁见了都喜欢。记得有次养娘拉着我从小白楼过，一位俄国女人悄悄地跟在我们后面，一直跟到家，吓得养娘紧紧地闩上了门。那女人还站着不走。第二天，养娘一开门，那俄国女人还站在门口，手里却多了许多好吃的食品。养娘叫她进了屋。从此，那俄国女人就经常登门。养娘不在的时候，还偷偷地叫我喊她妈妈，我怯生生地站着，不理她，她就落泪……我现在想，她可能就是我的亲妈……呜呜呜……她哭着叫我帕什卡……呜呜呜……我那亲妈啊……”

妈捂着脸哭了，哭得好伤心啊！

“妈——你怎么才说这些事呀？”

云祥和妹妹抱住妈妈的胳膊摇着。

妈妈拧了一把鼻涕，又抹了一把泪，把一双儿女搂在怀里。

“祥儿，芳儿，别哭了，妈妈也不哭了……其实哭哭好，哭哭心里舒坦些，你们大了，也该懂事啦……”